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首

壽蔣毋羅太孺人七十序

諸蔣聚族雙谿其一析居洽舍不佞兄弟受室于蔣則二翁皆鴈行伯姒出雙谿叔姒出洽舍叔即共蔣王長公嘗爲之立傳而謚之余淑人遞舉子若孫而共蔣不宜子既祔之於廟余弟始舉孽子無央共蔣始歸媵女之所自出則太孺人媵共蔣者也二翁已矣乃今雙谿惟吾淑人存洽舍惟太孺人存何堇堇

也要以本支百世二姓大行造于汪視姬姜無讓矣是歲之杪太孺人始衡老于家于時宗婦上觴諸子諸婦諸孫諸孫婦曾孫具在而舍弟病廢則遣無央從諸孫後而奉起居弟語無央童子焉知禮乃令自禮門往而世父以禮發家第之世父謁行惟世父命無央之生十年耳始學幼儀責之禮如成人未及也然在外傅蓋與吾兒無競俱無競嘗從父師受經庶幾乎得聞緒論矣孺子之往也代父而往者也而父事而外王父則外父也事而外王母則外母也而外王父既即世梱內外率外王母任之无成而代有終

地道也含弘光大自北而退居西南致役乎坤萬物
于是乎成矣始薦爵則曰外孫無央代父而觴王毋
也蓋取諸易王毋其應地无疆乎抑茲往也代毋而
往者也往外王毋之舉勝子也則納而適毋之言而
毋亦自用其言始有孺子蓋負里俗重宗祀思以嗣
親有周之興也內德茂也其在詩爲樛木則而適毋
也爲小星則而生毋也明童婦順伊孰啓之間右維
羅大邦有子由是爲螽斯爲麟趾而衍有道之長再
進爵則曰外孫無央代二毋而觴王毋蓋取諸詩王
毋其嗣徽音以惠二姓且也孺子之往也以五尺之

身往者也昔伊尹耕有莘之野遂爲有莘氏之媵臣卒之阿衡有商咸有一德有莘氏之媵湯也先學而後臣一何重也太孺人媵而父而孺子生則媵人子也藉令居畎畝而樂堯舜末之逮而有志焉即孺子何敢望阿衡而外王母有甥而母有子矣爵之三爲則曰外孫無央由跽而醻王母無央受業蓋取諸昔願微王母寵靈庶克負荷無忝媵人之子無央述所聞以告父父命之曰嘻世父之言禮言也春秋致嚴於耦嫡故而母無專行孺子識之是足爲王母壽

壽吳太母耆年序

余長子首舉女從毋黨歸吳是歲外曾孫生吳太毋
稱曾大毋矣問太毋之齒于支始周梱內孫遣傳毋
告余女行遠父毋兄弟茲從姑氏稱壽庭下惟王父
授之辭余託肺腑親外言得入于梱余晩而學易少
有得于歸藏善易宜莫如仲尼其繫則周易也坤乾
之義其何以觀竊惟先天而天弗違商易也故首坤
後天而奉天時周易也故首乾非翕不專非闢不直
非廣不大坤位正北蓋主中藏故首坤次乾先天之
義也坤爲毋何以先乾天地之根叙于玄牝氣之元
則氣毋斗之元則斗毋是皆不父而毋何居蓋生生

之原也後天而生萬物故无成而代有終用六來貞數之成也布而爲六氣繫而爲六符建而爲六宮而爲六位聲則六律色則六章味則六和養爲六府致役萬物无成而成其斯爲萬物之毋也夫坤地也其色黃離之二爲黃離離中女也妻道也坤之五爲黃裳坤之正位也毋道也太毋黃之自出宅黃山之麓居焉六十而耆則一成也六成而三百有六十是爲周天一大成也是月也律應黃鍾其日庚午午則離之中也太毋之相繼魯公以之黃鍾則坤之復也太毋之育雲將氏以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太毋之有相也先而不迷後而得主嘗脫裝以奉資斧浸至素封蓋厚載莫盛乎坤雖乾不言所利矣其有育也文在其中而世濟其美子則令子孫則聞孫啓三世而撫百昌含弘光大具曰元吉其令妻壽毋謂乎易道于疇相爲表裏嚮用五福大者爲壽爲富爲康寧太毋之嚮用具焉彝倫敘矣夫壽或以歲計或以世世計進之則不世上之則駐世極之則出世西方有佛毋斯出世也者如如乎其尊也西極有王毋斯駐世也者僊僊乎其適也是皆遊方之外命曰非常其在周南則有文毋關雎麟趾王業始于閨門

續女維莘本支百世揆其年數吾不知其脩嗣徽音而百斯男則不世之云也乃今為太母祝非直以年歸語女雛第孫曾孫以酳太毋金罍一兕觥二師入升歌首獻以葛覃次樛木次螽斯三醻而慈顏渥丹即甘露之華瑤池之實不過於此矣吳汪則同所自出厥有周姜世世相承莫非聖善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受茲介福于其王毋此之謂也

首祝大宗伯王公序

昔嘉靖中興建元壬午十年治定十年功成爰及壬寅禮樂明備由是籥天地太和之氣篤生保乂之臣

帝所嚮方適當文明之域環以禪海表以神皐名世代興于斯爲盛文莊而後則大宗伯王公其人乎越二十年公首舉南海起家文學侍從高跱著作之庭越三十年公始及艾業已掌邦禮居南都會辛卯賔興多方多士咸在顧得一望顏色接邇而趨禮門若龍見而利見之舉欣欣相告古者五十而爵始命爲大夫公未艾而陟上卿一何捷也由此而爲呂爲畢曼曼乎其未央哉庶府百司五等三事路車乘馬胥命于庭聞都人士之言舉欣欣相告　高皇帝得臣南國駿奔寢廟奉九天之靈　聖天子得臣南宮洽

上下和神人邑九鼎之重固也陪京猶陪鼎耳其爲
玉食鈞也寧詎先近食乎頃年二三相君不斑白而
執政即公召入吾猶病其濡遲夫夫則以登貴顯公
何見之晚也不佞幼子無競嘗以逢掖及公門質兩
家之言競爲得失竊惟天之生材也不偶而其致用
也有常族生之族用之是則不材木也薪櫵之爲是
也浸假朝生而暮拱豈不呺然大哉毫之桑也是則
不祥木也蓂莢先春扶桑近日非樞之長也其材殊
也都人士之言是也楩梓豫章場師不樹蟠桃仙李
工師弗程非培之勿翦也其所用者舒也諸大夫之

言是也昔虞命九官則契敷五教伯夷典禮夔典樂三事之治參居一焉周倣有虞命大司徒如虞者命秩宗爲大宗伯而大司樂隷之盖其備也　有明則以主計責司徒而五典五禮五音皆攝之宗伯兩都並建或當阼或當門　世祖以大有爲之君禮樂畢舉於時言禮者遞進既信先鳴本之或有疵於肅雝其何以稗揖讓　皇上建中和之極纂　祖服而潤色之一視萬方在宥而理内則政本近則秩宗胥敬以和日賛虞周之盛治論思獻納入告嘉言惟正本定人心時而視朝朝時而臨祭悃悃款款務格

心第右吁咈而左都俞殆將有所待耳在事者猶然牆壁無所觧于其心一旦改慮而從之則　宗廟社稷之靈禮樂由此興矣月之從日也近則掩而生魄遠則麗而生明　太上如日中天大宗伯則月離南陸知遠之近誰曰不然三五而盈此其時也齊魯之奉大事不敢質於所尊故先配林而後泰山先類宮而後上帝不然則已屢曾是以爲禮乎多官多士之言夫各有所當也新都越在南甸公門人分職郡縣者六大夫則畢司理三才祝休寧世祿陳婺源宗愈祝祁門以庭李績溪右諫王黟縣家光也相與持論

有槪乎不佞之言且其于遠近疾徐曲而中矣唯公受命赫赫則當昌期受知明明則由特達要以表裏山海則受靈于后土者居多珠厓始籍職方　高皇帝置戍守而敕之命是爲南溟奇甸盖與五陵三輔爭雄山列五指而參天猶之仙掌盖海內五嶽海外五嶽劃然擘而中分之借曰巨靈宜不及此出東北爲赤縣其名定安最奇者爲文筆峰爲金鷄嶺爲馬鞍石爲橋頭谿其中爲龍梅鄉吾師宅隩區而都靈數蟠極千古蔚爲人文美哉洋洋乎胡然天帝不佞聞之曰善地道臣道一也是可以應無疆揆之保章牛

女距北極者十有九度繫之曆數大宗伯侍 東觀
者十有九年天乎帝哉參相得矣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大衍之數始成分而爲兩儀參而爲三才變而爲
四時動而爲萬物可僂指也故曰天地一指也請大
夫其指是爲首祝云

南溟奇甸祝

珠厓則海外一寰區也 高皇帝始疆理之以其山
川絕奇命曰南溟奇甸其地延袤三千里其土上腴
其民故饒其俗不干不竊域中五指峰如巨靈掌出
滄海而拄青冥如秉五瑞而朝如望五嶽而祀先正

丘文莊嘗為之賦且繫之詩大宗伯王公接踵而起壬寅之歲生定安龍梅鄉跨金鷄據文筆踞石馬抱橋谿宅中而居宛在方壺員嶠公首舉辛酉其應金雞既而通籍金馬載筆石渠典文章興禮樂乃今行年五十不家食者過半焉其寤寐未嘗不在故鄉偲偲乎游方之外于時南中縉紳之彥章甫逢掖之儒莫不敷袵陳辭效南山之祝首祝則公門下士宦新都者若而人纚纚有辭不佞與聞之矣中祝則部中士產新都者若而人殆難為辭將受成于不佞我太祖聖神文武睠焉以絕徼而班上都　帝命洋洋

百靈受之如絅文莊宗伯前于後喁由是文物蔚與如振空谷貞元間氣竅於山川亦各以其時耳粤自盤古立極歷數千百年皇矣羲農勾芒祝融爲佐六相代起互有臣隣蓋自無始以來曠數世而官備神宗穆考産于諸馮岐周起在荆蠻肇生季札國風無楚屈宋先鳴重積則然何論早服他若營丘之表東海嵩嶽之翰成周要皆皇天啓之后土成之其所積者滋深則其所發者滋大矧天造之所經始　帝心之所簡在者哉天保之詩亟稱岡陵松栢其高不過百仞其廣不毕五車歷歷林林何可勝睨蟠桃六千

年而實大椿八千歲而春五十之年曾不足以當百一盖囷囷乎其未甲也芸芸乎其未萌也根極其所樹其斯爲百昌之本四暢之交乎夫善頌者莫如詩吉甫奚斯之屬是也其後四思近于三閭五篇宗乎二雅張衡班固作者至今師之不能詩于禮謬詩以言志樂由此生焉于是嗣海甸之風聲廣大宗伯之詩教借曰大謬其亦麥丘之祝與

五指之祝曰帝荒喬岳薄海雲標誰其五之維英瓊瑶東方未旦褰若之華夕探雲漢注于沃焦安期羨門咫尺可招金莖百尺酌以手杓嵓羌貝闕于焉逍

遥文筆之祝曰羣山矗兮水中央矯游龍兮蠙以長
閻五達兮當房皇卓形管兮掞天章秉大紫兮繋文
昌瞽鮫人兮投夜光敷五采兮報七襄然青藜兮燭
無疆若有人兮宿戴匡簪切雲兮賦長楊千秋萬世
兮何煌煌金雞之祝曰遵複嶺兮薄大清燭龍匿兮
天雞鳴叩閶闔兮趨五城謁帝所兮閱鑾聲帝南遊
兮赤水弄玄珠兮容與王百谷兮泱泱棲三足兮栩
栩祀陳寶兮靈場祀碧雞兮遐荒守純氣兮木德寧
芥距兮金相石馬之祝曰翰如歗玉殿彼乘黃皇人
壽穀茂彼孫陽齒尔則青服尔則良尔徠自天尔宿

于房化而爲石白雲之鄉時而滅没時而騰驤無寧
通渥洼兮西極圓沙苑兮尚方橋谿之祝日江有汜
其流瀰瀰有如辟雍君子之里橋有虹千尺隆隆有
如圜橋君子之宫谿有泉清且漣界析津兮河鼓懸
鑑止水兮滄浪天

世類篇

古人以世類重而世禄不與焉何所重之重三立也
尹之摯也旦之鴌也奭之虎也子以父重者也田之
路也參之皙也父以子重者也乃若交相重者有之
矣以世美則石氏之奮也建也慶也陳氏之仲弓也

元方也季方也荀氏之淑也爽也彧也以世業則趙氏之衰也盾也晉氏之曾也卲也以世經術則韋氏之賢也玄成也劉氏之向也歆也以世文藝則魏之武也文也陳思也迄于後世孰能不波德既下衰功亦漸滅其所否者則惟不朽之言魏以帝業與終不齒于王霸由百世之後孳誦其詩不衰況不爲魏者乎其不朽可知已胡伯安則觀察耳位不及中大夫其子元瑞則孝廉耳丁年棄繻不對公車令即不干世祿而世祿亦將避之比伯安爲郎則持王封抗執政居滇分部則伐羌謀而寢其兵故其德非擅而蟻

附者衆元美爲之立傳方之萬石君而質有其文鄉
曲譽其爲人方之章文懿重矣元瑞積書若蘭臺石
室無所不窺嚴最千古若阿衡無所不核才若百谷
之王江海無所不通氣若摶羊角而薄扶搖無所不
下蕭然環堵閉戶繙書非當代名家曾不得其一面
滋重矣人言伯安躬行君子也幸哉有子則元瑞重
之元瑞博雅君子也都人士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
則伯安重之浸假伯安得中大夫固不足以重元瑞
元瑞得公車令又何足以重伯安其降材有差天也
非人也其相爲後先有作有述則人也亦天也諸賢

良或俯元瑞君臣義無所逃信如當世負伯安何負元瑞往以孱弱懼遺家大人憂乃今始彊其神愈王一時文學侍從咸在著作之庭元瑞以彼其材高時何有經世大業則金馬賢于山林何不用也第栖栖二酉自託於無所用之辟昔人有言士固有志采珠者不之陸求玉者不入淵伯安攝衣如不勝逡逡退讓或相枘鑿竟不能容元瑞好深沉之思獨觀昭曠非其族也遇之若黜聰而窒明藉令有當於心其持論若懸河無所蹇閡時而淵默則無我時而雷聲則無人即自高者將避言自下者將避色矣驅而涉世

安能爲澳瀣爲脂韋以取容乎耍之席上自珍不必獻和氏夜光自媚不必售隋侯而王有種珠有胎盖世類也且也夫人各有樹也下材拱把中材蔽牛上材干青雲比百乘其壽則下者以歲計中者以世計上者以十世計即樸嚴谷遠斧斤沐雨晞陽而飽霜露歷百有千歲足矣上古有大椿者直以八千歲爲春秋盖凌蒼莽得混成地力不能爲肥磽人力不能爲生殺古今不能爲壽夭天澤不能爲榮枯此之謂不世此之謂出類莊生非欺言也夫草木萌動於時爲春其德生生生則惡可已也然而句者未出萌者

未達寧無所待乎繼長增高夏之爲言大也蓋相見
乎離矣及其斂也于時爲秋秋則百昌遂萬寶成矣
伯安烝烝然盛德氣也四暢交于中而未盡發必震
以出之有開必先春用事矣元瑞博聞彊識通極宇
宙而區別之總總林林囊括無量果然克服其饗秋
實矣乎合之則爲生爲成爲嗣爲續不斷多壽而壽
不爲名高而高此亦一春秋彼亦一春秋也元瑞將
家大人命存問函中其年伯安始老不佞無能爲壽
第揚扢世類云爾薦之

世瑞篇

上念東南不歲簡列卿以奠留都時舒公三拜尚書
蓋由工部歷戶部進兵部古者六卿分職則大司馬
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或遞遷或特達乃若三旌之
位一歲而周殆亦千世一遇也公既得代歸覲太公
太夫人始以偕老稱觴公著鷩冕以尚斑斕仲季孝
廉從以逢掖冢君自太史在告從以尚方之衣其年
公僅五十耳古者五十從政始命爲大夫公弱冠入
天官什一遷而躋圻父本之以天授申之以　主知
不亦單厚乎哉何丞服而重積也且也人情莫不欲
養不必逮親莫不欲夫婦偕不必齊德同齒莫不欲

兄弟宜不必競爽莫不欲昌其後不必顯承乃今眉壽在庭鷄鳴在室鴈行在序麟趾在阼之東三世一堂蓋天人之上瑞也今夫甘雨膏露景星慶雲天之瑞也間而不繼赤松王喬冥靈彭祖人之瑞也詭而不經彼其偭天則離人羣果可以瑞世也與哉非世瑞也有虞世濟其美成周世德作求其並起爲高陽爲高辛其代興爲至德爲元聖其斯命世之瑞名世之英也　明至嘉隆世類滋盛東越孫氏靈寶許氏閩海林氏祖禰昆弟子姓世爲國華要以年甫艾而周上卿年甫勝冠而都文學侍從爲之父毋爲之王

父母者年甫老而身見之譽命顯名大烹華衮壹以身享之鄧禹韋賢則公能事太公萬石君也太史其玄成乎此之謂夙成此之謂速肖此之謂天縱其誰曰不然於易有之成功不居乾坤所由不毀故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太公太夫人是已陽出乎震首居東方易主生生蓋生物之府也震乘乾爲大壯乘坤爲豫正大而順以動天地且不違且震爲龍太公之所命也主器莫若太史其震之震乎其奮出也爲雷爲火于卦爲豐文明之象也重明麗正故宜日中震自東方則禺中耳繼明照者太史也出如車輪扈日御

以行天前始執綏後始發軔彭彭奕奕長驅九萬里而無留行由是而經天天衢廓如也　二祖疆理尚內兩都並建六卿乃若奉　璽書職參贊惟南中一人而已是將攝將相事惟公具文武材召而進之爲股肱爲喉舌身日益近知日益深聲名日益彰勳業日益起羲和奉轂光八表而麗中天太史方職論思時著作時而黼黻時而經綸爲日重光此難以保章測也以此而延世世其世可知以此而瑞天人其瑞何可僂指公之先世自宛陵遷零陵父老言宛舒氏出新都兄弟並以文武舉首有潭匯豐樂水鄉人呼

狀元潭其居爲千家村不佞故居爲千秋里相距五里而近不佞幸得爲鄉人公門由禮起家不佞亦嘗學禮公仕楚方丁年不佞一見以爲鄉材幸而億中猥自家食歸心西極至人公所居則極樂國太史隶無量智居常默然遡其所從來盖出十方三世而居第一雖以不佞之不類若巳弗克見也者而嚮往之太公之在南疑可望而不可即惟兹嘉祥善事都人士以爲侈談遂術不佞之言因公而存問太公且告之孝廉告之太史

問史篇

歙南峙千丈山其上有留侯遺蹟閻右諸張其裔也
邑故稱南張北許云太公由歙遷大梁從劉文學受
室太夫人歸大公所是生大司成大司成始孤受太
公遺命而後第歸故國宗祏在焉大司成唯唯既起
家太史歷大司成夙夜在公不違舊服歲四月丁未
太夫人登耋于邸中鄉大夫里居者十餘曹盬嘉祥
而杓聖善將紀之閻史以備惇史爲邦人休大司徒
宣言曰某學春秋善乎敬姜之得毋道也勞逸之訓
學士至今誦之即文伯之毋不必賢於太夫人而大
司成之爲人子爲人臣何論文伯原其始也太公其

敬仲乎五世其昌則懿氏占之矣在異國在子孫則周史占之矣今之昌阜太夫人于吾身親見之即吾黨之顯者若而人不逮養者什七八天保太夫人以廣孝天胙大司成以著慈是可紀也度支郎程氏曰善少司徒則曰其學易嘗有槪于坤乾承天施而代有終直以反始爲歸藏首太公中道見倍大司成以逢掖承家太夫人食之教之儼若嚴君具在由是而職論思侍講習操功令蒞成均　上右爲天下士得師務持久以收成效太夫人居庭内右肅肅而左雍雍大司成奉以周旋壹禀毋儀以修躬化多士莫不

師教師嚴道尊本之至靜而德方夫有所受之也是可紀也督學方氏太守程氏曰善中丞則曰其嘗受相公詩大司成則先鳴矣雅誦周德毋居半焉其詩爲生民爲緜爲大明爲思齊其人爲姜嫄爲姜女爲太姙爲太姒是能篤生聖喆大有造於成周閟宫之詩亦張壽毋盖其緒餘也太夫人相夫子啓後人翼以鷄鳴孳以麟趾象服再　命介福自天詠千古而旦暮遇之此之爲燕喜也赫赫矣是可紀也臨司凌氏光祿程氏滇守程氏皆曰善太僕則曰其故受尚書盖二帝三王之史也率明章外治而內言不與聞

乃若爲汭洷山則有闕矣即有子不必皆速肖即有終不必皆永年乃若洪範之疇壽爲福首太夫人耋矣上壽幾矣大司成之在文學侍從富以多文及其南面爲萬國師富以多士燕居上食太夫人之喜可知顧皮閣褌褫衎如也褿如也視聽斤斤如也徐趨翙翙如也豈西池南嶽不然乎哉壽富康寧何事尊貴疇之嚮用庶幾得全是可紀也比部汪氏司理吳氏進士洪氏皆曰善不佞故學三禮盖大司成四術之一焉禮之言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大司成之爲養也者高時金馬膳以大官出就辟雍酳以康

爵令且具常珍矣夫夫人日惟茹澹泊挹清泠酒不醍義不移大司成壹以善養爲祿養養志爲先由是而憂日益忘神日益王矣昔　高皇帝之幸太學命其堂曰彝倫有虞氏教以人倫首命之孝禮者復此者也樂者順此者也大司成奉之以善養貽之以令名祿之以太和堅之以難老幸哉有子如此其殆純乎孝者與移孝爲忠自其身始彝倫攸叙其在斯乎是可紀也職方殷氏曰善都人士則曰大司成方以經術造士而諸君子悉舉經術陳之知言矣有宋大儒竝起新都當五之三由歙而伊洛歷什數世而伯

仲興由發而考亭一再世而文公出二氏之父道章
矣毋德無聞太公始遷閱世者再盖廬山川之靈秀
孕之中原此其得之地靈時闔時闢地道則毋道也
故太夫人以黃髮特聞大司成居然儒宗輔治世而
佐　明主斯其襲氣毋也斯其求食毋也故伊川考
亭之胤衍于故都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先河
後海皆是物也三王之反本則然藉令有詔召大司
成願以魚軒奉太夫人入境都人士從鄉大夫後庶
幾一望慈色于里門借曰將毋爲勞殆亦不失太公
之顧命大司成其有意乎諸大夫有當於都人士之

言將相率爲大夫人壽越在丘里亡繇入國門乃劉不佞道見載筆以往昔貳邦政幸得因大司成謁太夫人於庭乃今以紹介命之敢不敬諾

壽逸篇

夫莊生達生者也其言近放而遠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彼則曰勞我以生人情莫不欲逸彼則曰佚我以老堯曰多壽多辱不亦勞乎夫旣以生爲勞惡用壽仲尼不知老之將至果逸乎哉其張也不弛及其弛也不張惡用老惡用佚故日月壽矣經天有度不能必其不勞木石自託於山林逸矣斧斤椎鑿中道

天之不能必其難老莊生達生者也縱之而已矣寧
詎惡生乎寧詎貴老乎振民則莊生之徒蓋辨此矣
余內子蔣之自出振民爲諸兄余叔女從毋黨歸幼
清振民仲子也諸蔣由次翁起鉅萬年踰大耋不勌
于勤翁既遣振民入太學受博士詩居數年命之代
世父當戶翁息子四振民獨善承驩人言翁業已富
壽多男請少逸振民築甲第巖谿之市屬文壽承署
曰壽逸堂堂成翁返真宅矣竟名其堂曰貽穀篋壽
承書里俗故以墨守保家浸假富翁子良率務纖嗇
振民平居長太息有生之謂何如使吾用纖直臣虜

耳吾患其不情如使吾用汰直旦暮耳吾患其不縱時而易時而丁與時宜之自適吾適而已少負氣任俠不受睚眦于人即窮賊以緩急告之必徇其急顧不脩內郄粥粥若無能蓋慕藺相如為人不難自下邑中上賈賈鹽英都淮南振民則以舉世波流非巧宦則姦富宦非吾事也彼其操利權撓國計一旦燎原燼矣其何以為後事師賈劑肇於周官不踰什一此不勞而足吾將藉此以營菟裘乃就金陵卜宅者三舉室咸在屬諸掌計者各事事第賈成家丈人少以聲酒豪一飲八斗酒酣面赤眦裂而鬚鬖起儼若

於羌時王姬以傾國名聘者率傾金屋輦之廡下姬一眄不及獨歸振民余笑曰姻氏兼朝穆而聖者乎婚氏則公孫僑耳及其有疾竟遣之歸澤雖不畜子樊得正而斃焉李矣少喜結客多貴人游中歲匿名都市中取浮沉而已出郭經行古寺問諸比丘日暮則稅屨秦淮集諸少年爲歡酒三子各請受事若罔聞也者去之玆瑣瑣者無所用而翁孺子何問客言故鄉墳墓具在公終作羈旅人邪振民則曰吾鄉固帝鄉帝鄉亦吾鄉耳乃今五陵之與六代之墟皆吾丘也東首何爲是年始耆即華顛而有嬰兒之色三

子者將爲壽會居室成遂胠篋得壽承書揭堂之楣日壽逸余聞而有喜色振民殆天授乎哉往次翁負斧厚而春秋高求一日之逸亦不遑享六十日下壽壽之始也振民享其成者無慮十年所豈所謂單厚者非邪盖心逸則生而不勞老而不倦故曰日休嬴詘不入於吾心故逸生於知足知足不辱即多壽何患焉曲士拘儒率以耳視夫夫任放逝將日非安取逸安取壽要之振民達矣內者不出外者不入無能搰其天和其學盖得之莊生莊生得之老聃氏

彤管篇

與伯章令安福五年毋始稱老其年課最封毋太孺人期當自邑入　朝將奉毋歸歙毋則以人臣懷靡及以勤王事毋不遑將若歧北轅吾從此東矣于時諸子姓逆之中道諸近屬逆之近閈諸里婦逆之里門諸宗婦逆之廟門門內親逆之應門之閾毋下軒敦象服入廟而升堂九族六親數十百人旅進爲壽禮成而退聚族而言毋五年一歸其神益王遠遊刿刿揺狄煌煌要之天錫難老　帝命有章于是乎備福者備也受兹介福斯其王毋乎哉女史歷階而升宣言庭內諸懿親具在各以其黨親太孺人信知

其壽考矣康寧矣顯榮矣燕喜矣顧外言不入誰則知其劬勞令君下車水旱洊至戊巳不歲方百里突無烟殍以澤量當編戶之半令君無所耕手蒿目窘襟肘行拊循不憚胼胝毋故出閭右閤有常跡至是命爨人務清惟持饘粥令君日持脫粟不盡一刑退食質成毋必傾耳而聽皇皇夙夜惟此溝壑之民翳租若而人受賑若而人美而赴義者若而人枵而待哺者若而人某也菜色予之糜某也夭夾與之藥某也羸予之粒某也觜予之棺毋始聞而蹙額既而垂涕洟既而盱衡既而長太息境內幸得及于荒政喁

嗎而德令君既察其所由來則毋氏尸饔之訓也乃更德毋比年反凶爲穰厥有嘉生百穀用登殷殷露積毋子交相慶也乃令而後解懸鄉大夫王太僕鄒太常皆民望也帥諸父老若博士諸生相出入而庥言同非令無民非毋無令昔子產猶衆人之母仲尼亟稱之曰惠人惠以養民義以使民是曰君子惠則子惠義則義方惡在其不能教也于時疆國交侵民不堪命憯怛之愛不啬剥膚非教無經惠掩義矣毋於今君也無遺愛其用愛也必軌於正經訓之以孺子入官百里之命于是乎寄匹夫無告各誰任哉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令不遠矣令君顧惟毋命爲懍懍
無𡨥𡨥歲計而急程書鞅掌焦勞所不共命者非人
子也故事倍而功半民教未遑此其心則毋氏之心
子產之心也爰及有年三物並興五教並起令君則
邑之慈毋太毋則家之嚴君彊教而說安君子之豈
弟具矣顧封人有毋一言而格莊公律之錫類成親
孝之屬也公父文伯有毋愛而知勞閨帷緫畢之言
至今誦之不絕顧文伯未有樹也其教不刑古之論
孝有三必博施而後可言不匱夫是之謂大孝令君
其穎出乎哉諸吳世受素封足當巴婦毋以子貴累

下　璽書乃若民社著勞則自今始由憂民以及憂
國寧詎以樹背坐忘史氏奉太孺人而西不違咫尺
裏言在耳輿誦在塗顧更待而悉數之業已載之彤
管吾宗以比鄰密邇世媾諸吳伯韋為肺腑親連二
姓之好三世具在甥館故余得聞梱內之言其言有
當於父母臣子之間故足術也奚斯之頌壽毋則魯
先鳴郎善頌無若奚斯蓋宗國之儷也

東序合語

尚書公歸老十年今茲耋矣會使者以觀風至下車
及公門于時博士諸生聚族東序則以古昔天子巡

狩問高年者就見之自后不省方使者奉而命而將事方國有達尊在則禮然亦循行古之道也其在邦禮諸卿相年及告存則遣使存問於家優以異數弘正嘉隆之際篤生非常之材天將命之光輔熙𤋮振錫難老　今上端拱而治簡在股肱之良不惟其齒惟其人七十致仕之議始格若太宰若御史大夫率循例引年固留嚮用至於八十實而不臣以故國有老成鄉有耆舊林林總總享有天年天所相也今之嶽立者亦惟元老一人上卿四人及我殷公六君子其選也比年存問先及鄞下雲間二老率由文學侍

從起家貧適逢世殷公由爭臣而歷計相惟庇民經國爲孳孳要以功烈勳勞無出公右其斯社稷之役鄉人率以上里爲譽丘顧今之在事者有三難疇能杖忠信而勝任其一禦虜其一峙儲其一治河三者公嘗發之矣西陲告急公曰無難 天威在焉天驕束矣第軍儲不給此當濟以權宜公故平百粵省餉數十萬金則已然之效也先是河患告急公曰無難萬貨之湊京師不脛而至宣防瓠子璧馬何功川后效靈直以不治治之耳卒之明若觀火率炳幾先乃今家食有年曳登朝之杖而杖州里有如破拘格審

便宜良士番番周得什一今之胡耇宜莫如公則其勳庸載在彝鼎則其膂力耄不勸勤卽舉于釣任之烏獲何有或爲　國家守成法猥云未之前聞持議滋多請置勿論乃若存問自　天子出有司之秩節可與概諸鄉評壹稟于庠序諸生從都人士告之郡縣監司專遣使者以聞胥後命都人士喁喁嚮應遂布狀遞上之公聞而愕然都人士休矣崇高者多重厚壽考者多舒遲老夫顧以躁得大農以佻得大耋猶幸見容于堯舜之世天佚我以餘年乃復徼非望而狎　主恩是無厭也老夫耄矣俯仰謂天人何顧

蹈東海而避之不敢聞命遂入白郡縣袖其狀以歸
都人士告諸薦紳持之力于是許相公造東序與吾
黨十有二人俱謂公言固當且冥合玄德知足之足
常足故能敝不新成概以功成不居則深根固蔕之
道也上德不言德上壽不言壽功高者不伐名高者
不爲賔寧詎自閉乎哉亦惟虛其心而不李後其身
而不先老氏先得之具曰龍德且也五嶽尊矣厥有
崑崙恒星可名厥有含譽斯章亥所不能步保章所
不能齊者也公故嘗爲代華爲招搖乃今爲崑崙爲
含譽跂者絶覲者希諸君子務籾黄髮爲邦人休毋

撓高尚道足稱以春秋出於月旦都人士知所尊天道好謙尚書公知所讓衆言折諸有道相公知所從語曰身隱焉用文則相公自道也于時方司徒弘靜羅中丞應鶴江太僕東之程光祿奎爕監司瑨方督學萬山程漢陽金程雲南道東汪比部在前吳司理中明黃進士全初羣起而和三善皆得顧特書傳史質尚書公不佞唯唯

太函集卷之十九

太函集卷之二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五首

秦漢文鈔序

馮晉叔先不佞成進士故以經藝名家及晉叔守尚書郎則不佞同舍于時諸曹群聚而講業不佞默默而目覩之即不言二三君子固知其有合也及不佞操戶說晉叔默默而目覩之即不言不佞固知其有合也頃之並受疆事晉叔以觀察終胄子有翼舉孝廉世其業則以先子籍秦漢文百六十首手澤存焉

余小子將版而傳之明公序矣不佞受而卒業其所
財擇大率與不佞同夫稽古擇言則昭明三尺具矣
集衆長要獨至不亦恢恢乎哉第什三由前什七由
後彼徒趣時爲汲汲而道古者或將求多其後尸祝
昌黎三家作配祧秦祫漢祔狗昭明　國初當作主
之不啻七邑陵夷滋下合莫之謂何弘治中興昭明
用禰作者更從其朔非先秦兩漢不譚斤斤乎與六
籍矜六朝由此其選也第各可其可各然其然槩于
其中夫各有當故從其所入則異從其所適則同譬
則千門萬戶即一舉足皆王宮方丈八珎即一舉箸

皆玉食以同而異雖異不害其爲同可於可然於然
皆是物也疇昔相視而莫逆者其在斯乎孝廉善讀
父書布之與當世共有典有則豈直貽子孫乎輪扁
有言父不得而喻之子疾徐甘苦得之手而應于心
雖有異聞殆難以口耳遇也故入不必同要之遇合
適不必同要之悅心其或不然直糟粕耳乃今觀察
之所籍孝廉之所傳望而眡之慎爾而微至矣然必
中規萬權量而後謂之國工代匠斲者亦唯以神遇
之耳不則觀察往矣不佞惡乎序之

顧聖少詩集序

顧聖少吳人吳人習詩者累百聖少獨不能詩既而避地燕趙間趙王客善詩詩聖少客言之王所王授簡彊使聖少賦之詩奏坐客皆驚即習有名者爭下聖少是時王郎講業　闕下諤諤諸名家王郎生吳中雅不喜吳語一見聖少愕然曰公柰何從馮軾之士輙一鳴驚人邪自吳苦兵公幸而北使公不北日與鄉人俱即能言直吳歈耳將靡靡然求合于里耳惡能操正音邪譬之行者自中國而之代必面冥山即三月聚糧至矣假令取道越人而南走越及其覺也反而之代謂日莫途遠何公亦夕舂糧耳質明而

見冥山幸無適越者先公也其後聖少自趙之楚聞楚有高陽生者持高論則挾策往謁之高陽生言與王郎合聖少目攝生曰噫大甚然則吳皆非邪曰二三子在吳何可非也若陟冥山徐迪功先登王郎絶塵而出其上矣顧迪功名以弘治諸君子王郎名以歷下生聖少名以趙客凡此皆北游者友也聖少好游愈甚吾安知其所稅駕乎聖少勉矣

天寶江氏家譜序

江之命氏自伯益始其南徙陵陽也自漢尚書子文寵始譜江氏者自唐御史萬澄始其後譜者六七作

成化而下則鄖陽別駕譜之別駕啚汪襄陽汪襄陽者新都人也別駕言于襄陽曰僕家食時竊有志乎宗祏之載斑白始從吏事日跂跂不得休而遑始願蔑先人僕之所大恐也乃假手於故人厚善者仍舊載而增損之業既成君侯定吾譜矣襄陽曰敬諾不佞幸得背於次公居鄰國也仕鄰國也次公有不朽之盛事不佞何敢無辭不佞以禮發家而宗法在禮宗法隆地人道不親譜者宗之遺也我　國家世及之禮宗法存焉其餘則自卿士以及庶人一切廢格幸而僅存者唯譜耳即使文獻不足世系無徵皮之

不存毛將安傅將欲循古而合族則何以哉秣陵以南故家遺筴往往具在論其世者可攷而知吾宗自漢龍驤渡江來至唐貞觀始譜後之作者代起而唯近世詘焉不佞嘗與宗大夫言他日强於負擔幸有餘力願合本支則古昔成一家之書乃今在外者十有五年猶不遑暇次公始有官守輙折簡千里之外不旬月而譜成何汲汲也夫二姓之始遷在漢譜之首事者在唐乃其昌阜于二郡之間卒相等埒此兩人者同情而異趣何故哉敬宗故收族尊祖故敬宗察其所由有至不至也嗟乎宗法亡而譜存存者名

牘耳三代之所爲教豈必盡亡至如服屬有差稱名有等亦猶行古之道也彼或入里門不下車在朞功不廢絲竹雖謹厚賢達者猶將不免況其忞忞者哉故文稱情則禮在文滅情則禮亡禮之亡無用譜矣次公居常有孝友之譽語在何先生傳中本之以躬行約之以典禮此親親之上務也鶺鴒非族而化螟蛉非類而肖凡在族類其所不者幾希由斯以談譜也者次公之擯部云爾不佞躬行未得其何以槩吾宗即不佞有成言勿亟可也

留醉軒集序

襄陽多甲第而李將軍以好客聞將軍居第之西爲
便坐其前爲亭一方丈花木羅生亭南則累石爲山山
可及霤有間道出山下鑿陎爲戶留醉軒在焉軒廣
倍尋深尋有半覆茅其上不斲不塗枹机而居圖史
具在將軍時時飲客客醉輒卧客其中余出守者三
年乃始入室下帷就坐則顧山人與俱余語山人曰
余聞塞上諸將軍其齋用過當甚者土木皆文繡履
地皆氍毹擁燕姬鳴趙瑟夫豈不驩一旦援枹則左
右狼顧無所錯手足彼其所驩者惡能長守乎哉將
軍得賢主而事之曳長裾於七仞之上退朝則召賓

客張曲宴不出戸牖而所樂存焉藉第令連壐於廷終不以彼易此矣山人唯唯於是將軍乃偏觴客屬客賦詩余詩先成且當祭酒遂從將軍授簡直將爲坐客嚆矢云

貴州鄉試録序

歲辛酉貴州當大比士巡按監察御史巫繼咸在部修成法而紀綱之會某等受聘自四方來乃以某某領考試某某同考試先是則某某某領提調某某某領監試凡内外慎擇可者而後授事御史陳事周慎務精白爲執事先乃合提學副使況叔竒所選士二千有

奇既三試得三十人次其名氏若其文之可誦說者
籍　上之某以從事宜宣言於首簡竊惟唐虞三代
之盛治博稽載籍可攷而知近者侯甸遠者要荒莫
不靡然顧化其在荒服則唯聲教加焉固未聞其與
文物登賢良儼然與中國齒也貴州古荒服及我
文皇帝疆理天下始設藩臣部署之　皇上中興文
教四達貴州得專貢舉視諸藩同士應感而興烝烝
嚮用盖千古之希覯六籍之所不能談者也乃今聖
作物覩悠久無疆草莽之臣比屋可舉况我　國家
疆理之域　聖天子所加志者哉其自受聘以來輙

呫呫自喜竊以人微資薄無可以稱明德顧今幸而在事竊自附於以人事君者之心爲庸多矣比既畢事退而深惟曰未也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榱題棟桷務勝其任無寧以不材錯置之其直中繩方員中規矩材木也櫟社之木雖大無所取材比年有事明堂徵材黔中諸部求之者不遺餘力矣即使不呈其材而雜以櫟社將焉用之乃今以尺寸之技而論士則其言勁而正閎而深疎達而有直體材矣他日得一當　聖主使各盡其所長豈惟其材之足多而在事者且自託於不朽使徒言有枝葉在事者冒然

舉之而終不可以納於軌物登于明堂是稷社之類也在事者將安所傳其罪乎三代之興有周得人為盛仲尼操議於千載之下則唐虞首稱盖壽考作人非獨其帝德茂也亦必久于其位而後天下之化成堯舜是已當時則皐陶邁種厥有昌言此所謂材也彼其靜言庸違者非稷社邪　今上即位垂四十年治功爛然直與唐虞爭烈多士生堯舜之世且於其身親見之盖千載一時也居常自許則唯帝臣之擢讓何論三代之英乃今挾策而干有司且以言揚矣他日之所以自獻其身者將安所決筴哉信能操堯

舜之道以往而無忘其平生之言則一皐陶進矣豈惟在事者可幸無罪而以人事君之義其殆庶幾乎

怡晚錄序

夫學者屬書雛辭亶稟於六籍概於作者之軌其長短可得而言則隱約之思有至不至也古昔尚矣自說士興論議滋起遂使世儒闇於大較而多所菲薄其末流何可勝道哉漢收遺軼而潤色之蓋亦有足術者輓近世持文墨論士率祖習於靡麗之辭而不軌乎正義其後二三君子一切厭棄之削雕爲朴引於大道不可謂不賢矣顧其志在張皇紛紛排擊外

氏詆之城旦書耳古之作者不遑佔僤之敎即有論著而師法無窮乃今學士大夫鮮不兢兢於本業童習白紛罕湮滅不載即宗儒得其大體猶不能無異議彼自託無能之辭猥云不朽之盛事豈不難哉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則言者作述之具而非聖人之上務也上之勤一家之言務立門戶下之拘學牽俗直爲取世之資遂使作者之志荒耿論不少概見余甚悲焉往余言詩書游君所則游君謂余知言會 上督過諸中郎游君謁告者三月退而深念曰是臣之罪也顧 上賜以不敘謂餘生何乃胠篋出書徧讀

之而論次其指要爲書甚具且屬余定其文嗟乎游君夙昔自負務功見當時乃徒屈首著書僅僅取卒業豈日暮途遠顧舍彼取此哉語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此其本心也千載而下余小子安能定其是非然要其歸則閎廓深遠大都憂患之思創艾者之所爲作也視彼曲士拘拘務信其說於天下不可同年而語矣往游君謂余居常持論得一當生僕願執旗鼓以先獳于乃今受書游君猶不能覓其義藉令並驅於世引作者之繩墨則游君在余小子寧詎能乎

婺遊記序

閩封人曰孔子有取於狂簡蓋庶幾乎中行藉得狷者與俱將鴈行而弟之耳今之論人者殆異即跬步出入輙毛舉而病之必其擇地而行然後乃為無失是左狂而右狷也謂孔子何余對公車蓋從鄭大夫後旣而受婺下邑則大夫先在婺中大夫喜游為邑且不厭人曰令為政屈首治程書日不遑暇無事游矣大夫笑曰不能政將害游游無害政於是好游愈甚而政益有聞有頃大夫進監司或者從而毛舉之矣夫嵇康阮籍古所謂狂者也使得孔子而事夫非

倚門鼓瑟之徒與世方以狂見病過矣大夫當明盛世無論此兩人顧世俗求多於大夫視此兩人者等耳大夫未嘗病世而世病大夫於是去而爲采真之遊且翩翩然避世矣嗟乎亦大夫能病世耳世惡能病大夫也余受彊事大夫儼然過之挾筴而語曰子雅言婺州故事後世宜有聞乃今有成籍矣大夫俶儻疏達之節稍稍見籍中不具論余興世人有胷而無心將復以此爲大夫病乃析衷於孔子且爲大夫建鳴鼓云

歌世德詩序

余在告雅聞休父老誦令君賢令君奏程書考上上
詔賜爵令君父母視其官長沙公既拜　命永安令
君乃還縣里巷歌曰稅朝車兮我土蒙上賞兮延父
毋侯歸兮民安堵歌四起休父老屬余書諸策俟太
師采焉某曰敬諾父老獨不聞麟之趾乎不有麟安
取趾顧父老知令君耳烏覩長沙公之卓犖者哉余
幸得附令君籍居子行聞長沙公狀甚具長沙公故
以經術著　詔列侯比年獻士簡異等乃籍奏公頃
之除長沙府幕長徐相國聞之喜語長沙曰極知君
薄吏事乃今得幕長徒主簡記畫便宜左右二千石

此任職不難君行矣長沙公入幕府輙籍沙門田置學舍勸作學士上官以爲敏且引用公公業以解印綬去嗟乎長沙官薄賈生以流落特聞公材不讓賈生不旬月去楚其居常蘊藉者將安施之公舉丈夫子六人皆能讀父書卒公之業令君方以材重新發於硎其所在得民和稱治平第一寧詎非世德之横被哉人亦有言澤不湮不流光不欝不發即使公曳長裾從郡大夫後所就業董董耳無寧程督其子姓接衽而起自致青雲之上歸父毋顯名不猶賢乎先是相國移官延平獨推轂長沙公長者退語人曰世

方務浮沉林公召負俗獨行赴義如飢渴避不義如湯火賢矣賢矣而令君有父風往往引當否以莊憚用事者新會盜起監司請發卒捕之令君力爭不可無何令君且出境陰召壯士授方畧俘馘以聞令君爲植城休寧有格令君議者宣言曰席不煖矣猶然興大役謂多口何令君不納令下傾邑皆來會約日告成功其彊直任事此可槪見當今之時簿責急而忌諱衆必彊直任事之士斯可决策立功誠使得居中與朝廷議必多所發明古之骨鯁之臣皆此屬也在今甲賞延所自出壹以其罰爵之周澤渥矣顧今之

乾沒者亦冒然蒙賞格惡足為重輕要以上不辱命下不辱親是為難爾令君負奇節駸駸嚮用耕令不改其先路著功名於春秋長沙公且誦義無窮與命轉至何論今日夫積石既導九河湯湯炎火燎原必先蘊草其湮鬱者然也必湮鬱如長沙公而子姓之功用始大父老之誦令君者是巳柰何失長沙公父老謝曰鄙人何知徒饗其利者為有德微大夫之言且倍本矣願徧告之里巷係之以世德之歌某曰善

會約序

余觀于鄉校豈不烝烝乎多士哉其稱述本之乎性

情不失先民之故業顧獨持其髙論往往不能下人余東游習於吳越之士大都樂群敬業猶有足多即華實不同而廣狹辨矣余諸弟家食相率爲會視吳越所爲余在行間則抵余而受功令嗟乎余釋業且久顧方有疆場之事詎執旗鼓爲二三子厲行邪雖然余嘗聞道於君子矣使道而在巳也則聖人未嘗絶人使道而在人也則聖人未嘗失巳然則道惡乎在亦在乎人與巳之間耳有善則人與巳共成之有不善則人與巳共改之舍巳從人用人惟巳皆是物也豈直討論之末務而已哉吾聞吾鄉之爲會者未

同而語率多面從挾筴而誦之不啻膾炙芻豢而立
業已目攝而腹誹之以若所為肝膽楚越耳使二三
子而得聞聖人之道四海兄弟何論門內之親不然
即得兄為鄉人幸矣二三子謂余言何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壽考作人化洽縣寓今年甲子撫運維新於時
中外有司復當鄉試屬臺臣陳言鄉試利弊　詔下
其議禮官禮官列便宜九事以聞　上悉嘉納巡按
福建監察御史陳萬言監臨試事奉　明詔而紀綱
之會某等受聘自四方來則以某司考試某某同考

試先是則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及諸執事皆就
列御史申　詔令誓衆曰以人事君人臣之上務今
日之事所不如明詔者謂人臣何乃合提學副使姜
實所簡士二千二百有奇進之三試得雋者九十籍
奏之某某不佞宜言於首簡惟閩僻在南海至漢始
與中國通其在古昔盛時不逞疆理徒以聲教所暨
喁喁向風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此非文明之域其應
感殊哉　明興以來閩得人爲盛蓋天將開我　國
家文明之治則宋儒爲之先鳴歷數百年臚傳響應
今天子南面而治久道成化愈益斌斌比年日本若

閩士未知所息踵頼　天子神武詔司馬徵師司徒轉餉一舉殲焉由是文學諸生始得脩其故業即文德四洽萬國攸同要以武功者定戢干戈而俎豆之則閩士獨也士既錄行且偕計吏上公車騤騤乎嚮用如將圖報於萬分之一則何以哉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賢者無所立功方今聖明在上家稷契而人臯陶藉第令爾多士畢登譬則加乘鴈於渤澥之濵曾何益於多寡之數惡在其能報也今夫天生而不有長而不宰天固未嘗責報於人今夫父敎之義方弗納于邪父固未嘗責報於

子仁人不以天之高明而忘有相孝子不以父之燕翼而忘克家此唯自盡爲兢兢要亦以不報報之耳人臣事君如事天天工人其代之敢不自盡事君如事父夙夜匪懈無忝所生敢不自盡幸而在事奈何以君上之巍巍而退讓邪袞衣罔鈌不廢紉箴玉食在前不掩芹美此之爲報則人臣之本心也　聖天子德象重玄道彌六合嘉生溢於帝籍上瑞集於宸居其在草木昆蟲猶然效神奇而應明德何論多士頃者吏習於恬嬉俗流於弟靡天子弊羣吏之治埽而更之乃今茂對昌期作新髦士務得真材潤色鴻

業衍億萬年有道之長申令敕法程督有司愼始進也御史暨諸執事對揚顯命罔或不虔禁機利儆于振斥雷同擯勦說業已不遺餘力某等屈首受策退然如將不勝目之所擊口之所誦手之所披於吾心惴惴然懼無當於軌物盖不敢不虔其始庶幾乎以人事君之心有司之技單於此矣由此而圖厥終則多士事也非有司能也某始畢事胠篋發篋覆讀多士所爲文其指遠其義章其言必稱先王其持論中當否其思隱約其出謀發慮達國體之宜此非備精應會儼然以帝德照臨之宜不及此有司得此以進

其愉快可知雖然懼未釋也士不聞古人之善相馬者乎直中繩曲中鉤方圓中規矩國馬也此可以形容筋骨相也乃若天下之馬必自牝牡驪黃之外求之此雖九方皐能耳某下才也索尓多士於方圓曲直之間則既當於吾心吾且知為良馬矣異日躡蹻而入　天子之庭其為九方皐者何限假令執策當道超軼絕塵則天下馬也上也次之則範我馳驅猶不失為良馬脫或詭銜竊轡失故步而倍周行敗矣終之不令慎始何為有司將何所傳其罪也某以一日長乎多士不敢廢久要之言尓多士務自盡而慎

有終無違尒共惟帝臣之始願於有司得矣有司亦將持此以報　天子況多士乎

鈞丘詩卷序

余忘年而友陳達甫不啻通家汪惟一為達甫甥遇余海上凡三上謁挾筴而進曰先世遺業一丘樹竹若干畝元客游千里外心竊竊然念之往天目徐先生使江南善吾舅頃介吾舅幸得及先生門既又介先生幸得謁濟南李夫子賦詩相勞多元不忘故丘元終身佩之毋敢失墜明公在庶幾幸而教元敬聞命嗟乎海陽俠窟耳約則為厚利侈則為名高其所

游談大都夸毗者之所爲務也君顧嚴事作者得一言則九鼎重之蟬蛻而御秋風泠然善矣由此而游道益彰得善言益衆譬則鳴鏑所射莫不控弦從之兩君子是也史稱渭川千畝得比列侯由君所得輕重之何論千戶夫以兩君子爲之鳴鏑余安能以拙射辭達甫雅重吾三人聞此而喜可知也

信州藁序

詩三百或出里巷或出學士大夫其言壹稟於性情至今誦之不絕其後則藝士爲政而里巷無聞顧憂患者思深阨窮者憤發君子猶有取也陶謝以還作

者或在郡縣彼其孳孳民治務盡里巷之情民憂則志憂民喜則志喜雖或不軌于風雅其亦性情之遺音乎江信州居郡三年得詩若干首詩出郡人輙籍而傳之籍成信州且移官去夫信州治郡率與民同憂喜其大較具在籍中乃今徒以𤄊事左信州天殆將窮信州也人亦有言詩窮而工信州有山人兄以工詩著如使信州釋境內之累操隱約之思伯仲相持力追風雅瞠乎其後窮可矣窮可矣彼求多於信州者顧不爲信州地邪信州笑曰余嘗喜誦伯子所著憤論諸篇盡庶幾乎聞道其末也頃余在官疾幾殆一

時親交且痛哭去矣余幸而得活又幸而得奉先人之遺體守先人之敝廬余方將衣大布著田間冠與擊壤康衢者爲伍余何窮又何求工爲也嗟乎擊壤康衢何論風雅信州將游心於伊耆氏之國而余方索信州於作者之林信乎余之未睹信州也余惡足與言詩

南贛督府奏議序

公卿大夫以奏議名當世者宜莫如陽明先生先生具文武才其勳業由南贛起今所稱載則在南贛者居多余嘗侍尭山吳公論作者之軌公則以人臣敷

奏務深切著明陽明先生是已時公爲御史數以言事當　上心其後三年開府南贛公所經略修新建之成法而損益之當是時閩廣視昔多事內若山寇外若島夷開府部署其間四顧不給且兵食少人人以爲難公言新建當　毅皇帝時猶能宣布朝廷威德乃今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即負新建名高其何敢廢疆事於是鞭策將吏無論外內姦宄一切芟夷之先後以捷聞凡數十牘其諸陳便宜課殿最若越人視疾察見府藏而投禁方若庖丁奏刀肯綮立解若弘羊握筭不爽秋毫所謂深切著明於是乎該矣

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有味乎楊子之言故置杯
勺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千里彼中稱兵如
薙草不旋踵而萌焉先是有司務相蒙往往藉納降
以追簿責當事者唯唯庶幾乎無及於其身一何餒
也以故言多枝葉尚何取於能言自公入部中有以
求撫來告者公宣言　天子神武不怒而天下舉安
即一夫陸梁柰何貸　天子法或謂新建舉無遺筴
卒未奏全功乃公務曩舉之賢於新建遠甚公亟謂
否好從事者毋失時新建未嘗具節制之師徒以賊
攻賊互出奇耳藉第令持久其技將窮所謂以奇爲

正者也固一時也乃今師武臣力禀　廟筭而左右之即舉其全冝無不濟又一時也此其慷慨感憤之氣本之乎精白一心壯矣壯矣猶之操艅艎而汎雲夢惡往不可哉嗟乎新建以彼其才日在疆埸其所建白徒以用武終焉即使揖讓　聖主之前賛　宗廟社稷之畫策盖猶有足多者乃今李大夫集公奏議要亦不越乎一隅　上方修南贛功由此入侍中操大議余將以三隅覩也李大夫聞此則亦以余爲知言

今上改元修　先帝之業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
郡大夫入新都與詔會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毋之國
高皇帝首善在焉乃令責在守臣其何以奉　明詔
於是宣　上德意務振起儒林其年籍上太常都人
士爲盛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又明年春置諸
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議上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
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夫宣言曰記有之粵無
鎛秦無廬秦粵非無鎛也廬也夫人而能爲鎛也廬
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粵之般倕乎語文學於新
都則夫人能矣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治不廢

鑪錘言專習也自今與多士約居有廬食有餼則在
有司會有期執有業功有程則在諸文學月終就郡
中試則不佼若二三大夫多士勉矣多士退而相齒
繫姓名第少長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昆為序嗟
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孳孳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為
匏瓜無問逢掖郡大夫顧獨以文學與吏治多士幸
哉昔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
斌斌也藉第令鄒魯用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
回以為邦賜以專對由以治賦求以理財視禹稷夷
夔膛乎其後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耳由漢

以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而後衆言乃定于一盖六經之癀詔孔氏之宗臣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閩越間大都守在一隅猥以吾道爲口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身通何有如使得志直以土鼓而諧八音吾懼其所習非所用也而閩越乃竊比於鄒魯其然乎其然乎我國家以經術論士士壹以經術發家若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用較然可覩顧櫐櫐于進單出一塗甚或竊膏沐倚市門幸得一當蹇脩他不遑恤及既遇合將一洗而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遇縉紳學士與之

語囲賜退然避席不居與之語閩越諸門人領之而已夫既高視閩越顧猶沿當世而趨下流非夫也郡大夫奉　天子明詔簡多士而程督之則以多士務正學操異能斌斌皆仲尼之徒也概諸六藝抑亦身通乎其未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況多士乎新都山水隩區其人民土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疇昔自許曾何有待而後興乃今　明詔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童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輓焉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阨于周以閩

越則錮于宋資不逢世至今猶或傷之　今天子聖明羣臣求賢如不及時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患無資顧所養何如耳郡大夫之爲多士養也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博之以脩古爽之以當時至備矣多士第善自養朝夕相與脩之居則樂羣出則戮力得時而駕豈不千里乎哉他日按籍而名曰夫夫郡大夫所養士也夫夫新都產也朱子鄉人也夫夫仲尼之徒非直閩越之士也當世亦將多士是賴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聞洛陽潁川皆居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著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吳廷尉多

貫生召置門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生以彼其材蓋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黄霸誠願得士如貫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荅　明詔善矣王若有志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昆則以爲長者之言謹書諸策郡大夫姓段氏名朝宗關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送隆上人詩序

新安文獻國也自吾宗聖僧以學佛顯其後無聞乃今隸沙門籍無慮數千百人大都崇事浮屠置戒律勿問抑或治菑畬納租稅不啻若田舍翁三乘謂何

耳郡西清泉寺多名僧往往應詔京師試第一五世遞爲沙門祭酒世其官往余爲郎盖與左善世源公習源公多所開說時有當於余心余方守儒家言未竟其義其後二十年而余家食則清泉沙門道隆數從余游道隆嘗閱藏金陵善持戒律既又積經三藏日繙經大光明閣中渓南諸長者給奉佛田以供香積道隆師覺忭覺忭師慧濟慧濟師源公然道隆未及事源公所謂私淑諸人者也余東游震澤道隆杖錫請從余謂道隆三藏亦言筌耳未見佛性尚安事言以筌爲魚於魚何有曹溪闡言而應如響其性則

然脫非黃梅其授受未可知也源公爾祖也爾第往依之或逵足而服高譚或覩身而從正覺庶幾一蹴彼岸可登惡用弊弊爲也道隆唯唯遂杖錫請行會上召大將軍大將軍載道隆以往諸大將軍容喜曰法門以金剛爲第一義譬則軍鋒隆公幸得從大將軍當自此精進矣前茅既發谷賦詩贈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